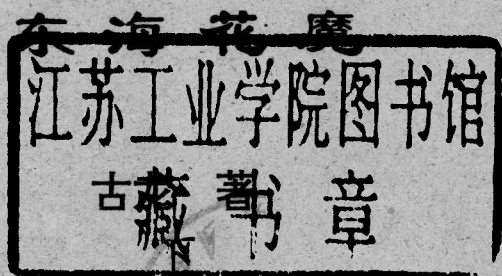


南海花魔



古
龙
著

笑笑江湖系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四年·石家庄

小舟中本有两个渔夫，闻声立刻将竹篙伸向天空，一个渔夫忙着扯起石锚，举篙的人高叫：“神龙入海，巨浪滔天。”

魅影阴魔到了岸旁，怪笑道：“鬼叫什么？来也！不是神龙，而是鬼魅。嘿嘿嘿……”

怪笑声中，他凌空掠起三丈余，落入五丈干苇丛中的小舟中，小舟仅轻微晃了一晃。

小舟滑出湾岸，破浪向南航行，两渔夫两支桨运转如飞，顺风吧浪去势奇疾，在巨浪中平稳地漂浮。一个高大健壮，脸色如古铜的渔夫，向已钻入舱中的魅影阴魔咧嘴一笑，问：“鸿老，魔崽子怎样了？”

“利害！比当年更可怕。一剑又换一剑，他似乎总和我比赛谁练得勤哩！”魅影阴魔有点感慨地答。

“鸿老，你受了伤？”另一壮汉惊问。

“小意思，皮肉之伤。喂！小家伙，你爹的船呢？”

“在双港口，家父恐怕要赶来哩！”古铜脸色的渔夫答。

第三天，一条中型帆船，悄然滑过南康府星子县北面的鞋山下，逆风顺水下放。前舱内，魅影阴魔黯然坐在舱板上，不住摇头。

精神萎顿的如霜，盘膝坐在另一角落，满脸泪痕，哀伤令她显得极为憔悴。

另一角落，盘坐着一个年纪五十开外的高大壮年人，剑眉入鬓，红光满脸，留着漆黑的三绺长髯，一双虎目神光四射。他身旁，坐着脸色如古铜的渔夫，他紧闭着嘴唇，眼角挂下了两行清泪，突然以手掩面，凄然轻呼：“孩子，我可怜的孩子……”

古铜色脸孔渔夫钢牙挫得格吱吱地响，恨声道：“总有一天，

我要剖出九幽天魔的心肝来。姐姐既然两次行刺不成，显然不像是甘心投降九幽天魔的。姐夫如果不死在枫林村，也许还有真像大白之日，但……唉！日后姐姐的处境不堪设想。”

长髯人便是竹林居士萧文星，葛三帆的泰山丈人。渔夫打扮的壮汉，是他的儿子萧昆山，萧明瑾的弟弟。鄱阳萧家这次逃出府城，免去了一场大劫。

如霜已将她和葛三丰的事说出，所以算起来她和萧家不算陌生，萧文星父子并不因如霜是花魔的女儿而有所歧视，反而对她寄予无限同情。

久久，如霜拭净泪痕，向竹林居士道：“老伯，船抵九江之后，请让我下船好么？”

“你……你意欲何往？”竹林居士讶然问。

如霜幽幽一叹，凄然地道：“晚辈只好返回东海：这一生，晚辈不可能向九幽天魔索取血债了。返回东海之后，将和家叔离群索居，苦参出世之禅，莽莽红尘，已无晚辈留恋之处了。”

“何不与老夫同至祥云堡暂避？九幽天魔为祸江湖，罪恶如山，终必有恶贯满盈之日……”

如霜摇头苦笑，抢着道：“不！晚辈是东海奇域的人，家母更为白莲教东南香主，与九幽天魔狼狈为奸，为祸江湖。祥云堡许大侠也许肯收不究，但侠义道英雄们岂肯相容？也许会认为晚辈前往投靠暗怀叵测哩！”

魅影阴魔哼了一声，怪叫道：“丫头，你简直在自寻死路。”

“老前辈的意思，是指……”如霜愕然问。

二十三

“我老人家的意思，只消你在人前露面，非死不可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

“哼！不会？九幽天魔冬至夜大举进攻祥云堡的阴谋诡计，以及他在你面前所泄露的秘密，因你被救，将会被你我公诸天下，他怎受得了？我老人家敢武断地说，目下拎捉你白如霜死活不论的十万火急信令，至少已传至千里以外了，不管你在任何地方出现，决难逃过那家伙的耳目。”

“那……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，晚辈总不能投奔祥云堡被人鄙视为藉苦肉计混入的奸细……”

“呸！闭嘴！我老人家带你前往，谁敢说一句废话？再说，有你有祥云堡，九幽天魔进攻祥云堡时，令堂必定偕来，届时你在令堂面前揭开九幽天魔的列耻真面目，想想看，九幽天魔的实力是否会大减？”

竹林居士接口道：“白姑娘，不必顾虑太多了，目睛确是风声紧急，不宜出面冒风险。”

萧昆山双眉紧锁，接口道：“爹，白姑娘既然已脱离魔掌，九幽天魔老奸巨猾，会不会将冬至日夜袭祥云堡的阴谋改期？”

魅影阴魔嘿嘿怪笑，道：“不会的，那家伙的性情我了如掌

指，他极为自贞，决不会因此而改期。而且，今天已是十一月初三，还有十一天，召回各地至桐柏的爪牙并无困难，如想找到死域山人、白龙、银冰老叟等魔崽子通知改期，不可能的，那些行踪如谜自命不凡的老魔头，是不易找得到的。即使改期，日后想再找这些老魔相助，不可能了，只消一次失信，这些自视极高的魔崽子必定拂袖而去。”

萧昆山愁眉不展，担心地道：“假使九幽天魔此举势在必行，那么，他必定全力截击我们，决不许咱们活着到达祥云堡，咱们的处境……”

魅影阴魔不住点头，抢着道：“小伙子，你的想法对极了，但你难道不会设法避免？我老人家的长像只能在夜间赶路，白姑娘同样不能露面，而夜间赶路也决难逃过沿途的暗樁耳目；依你的想法，呵呵！咱们岂不死定了？”

“老前辈似乎已胸有成竹哩！”如霜接口。

“不错，九幽天魔算定我老不死不会自贬身价去投奔祥云堡，而你们如果前往报讯，必定急急一赶，毫无疑问，必定从武胜关入河南，或者走随州进入山区，他必定在这些要道上布下天罗地网，全力截击。你猜，咱们该如何走法，方能平安到达？”

竹林居士猛拍大腿，笑道：“妙！老前辈高明极了，虽然远了些，但还来得及，准能赶在十四日冬至之前到达。”

“咋样走？爹。”

“走汉江上航襄阳，换小舟溯唐河上行，然后由陆路绕出反走，咱们的船可以昼夜兼程，事实上多花不了多少天，只有这条路最安全可靠。老前辈之意……”

“正是如此走法，但家小最好先觅地隐身安顿，换小船上航，

不然是不易及时赶到的。”魅影阴魔答。

他们在九江府安顿家小，换舟上航，在大都市中隐身，比在穷乡僻壤中安顿安全得多。一叶扁舟溯大江直上，向上游的武昌府昼夜急赶。

同一天中，八匹健马与两乘马车，从江西刚进入湖广地境，出了幕阜山区，踏入富江口巡检司的辖地。

天色不早，天空中彤云密布，罡风厉号，细沙般的白雪漫天飞舞，官道上铺了三寸厚的积雪，马车在大雪中行驶，十分艰难。

已是申牌末，天色暗沉沉地。经过千里长途急赶，又碰上了大风雪，牲口固然吃不消，人也相当的疲乏，必须早早歇息打尖了。

距兴国州还有三十来里，如果不是官道有黯淡的雪光，快看不清道路了。

八匹健马四前四后，前后拱卫着中间的两乘马车。八骑士四男四女，两名男骑士在前开道。八个人清一色皮风帽，狐皮短袄，夹裤，快靴，外罩双面披风；外层白，内层蓝，背系长剑，外表难分男女，唯一的识别是身材，和脚下的小蛮。发然啦！看了人的脸蛋，当然也可以分辨男女，假使脱掉披风更易分辨。

一行车马冒雪飞赶。蓦地，车中传出银铃似的嗓音：“前面是什么地方？”

高坐赶车座上的赶车壮汉抖掉帽帘口的雪花，扭头答：“禀夫人，已过了大坡山，三里外是云陂集。”

“云陂集有打尖的好客店么？”

“有，集云老店素享盛誉，但……”

“有何不妥？”

“店主姓云，名开先，绰号叫云陂之虎，他的店称为集云老店。他人如其号，为地方一霸，在兴国州有相当大的潜势力，客店专门接待着亡命之徒；因为云陂集根本不是宿站，除了江湖亡命，不会在这儿落脚。但店中设备确比兴国州的客店清雅，招待周到，在江湖甚为佳誉。白莲教广罗教徒，云开先有被白莲教收买的可能。”

“在云陂集打尖。其实目下江湖风雨飘摇，人人自危，洁身自好超然物外的人不会有了，假使处处顾忌，江湖中岂不寸步难行？小心些就是。”

赶车壮汉加了一鞭，向前叫：“云陂集，集云老店。”

“云陂集，集云老店。”前面的骑士高声回答。

一行车马向前急驰，马蹄践起阵阵碎雪，冒着劲风暴雨向前面隐隐灯光驰去。

这是只有一条小街的小镇集，最多不过四五十户，镇西至兴国州整整二十里，是附近村落土产的集散地。官道林村南绕过，有一条岔道从村南岔入集中。集南地当入村泥土路的最外线，便是集云老店。

这条官道平时来往的商旅不多，来往的全是附近三县的小商人，东至九江的大商贩皆走水路，所以即使是夏秋农获期，官道上也少见人烟，目下隆冬大雪期，路上好半天不见半个鬼影，入夜时分有大批车马光临，确是罕见的事。

车马折入小径，便看到店外的两盏大灯笼，灯笼上各有四个大字，集云老店。此外，竖了一块木招牌，上面刻的是：集云老店；下面也有两个大字，客栈。门前有一块广场，设有拴马椿、驻车轿的廊架。

车马在店前停住了，一名骑士纵下马背，踏上了台阶，抖落一身雪花，着掀帘而出的店伙叫：“店家，可有独院上房？”

店伙计共有两名，欠身含笑迎客，一个堆下笑，道：“有，有，客官但请吩咐。”

“马上槽，给上好的草料。我们有女眷，请派两位厨下大嫂招呼。”骑士一连串吩咐下去。

店中有一阵子好忙，客人被安置在三进独院上房。

独院中，客厅生起了火盆，灯光明亮，四位男骑士和四名女骑士里外张罗。店中派来两名男伙计收拾外间，内院由两名大嫂伺候。

梳洗进膳毕，店伙计和大嫂一一走了，闭上了厅门，各自安顿。

大雪纷飞，好冷的天气。

内院中共有四间上房，四位女骑士共住了一间，四间房有三间住了人，但女客只七个。

她们是凤剑的主人红绡电剑一家子，千里迢迢从贵溪赶到这座小镇集，由这儿到桐柏山祥云堡，还有一千四百余里，大雪天赶路，够辛苦的。

左厢一座上房中，两盏纱灯发出柔和的光芒，照亮全室。木榻前设了一个大火盆，中间搁了一个三脚架，架上有一个大瓦壶，热腾腾的蒸气从壶逸出，袅袅腾升，咕噜噜直响。

床头安置了洗脸架，脸盆中的热水热气蒸腾。床上，躺着昏睡如死的葛三丰，赤着上身，浑身的肌肉如坟如丘，色如古铜，壮得像头猛狮。

许静雯姑娘和侍女小秋，正聚精会神地替他洗伤，换药，裹创，两人的眼中都含了一泡泪水，不避嫌地细心料理。

三丰的身上，大小创口不下十处之多，鬼谷坪一场狠冲，他几乎送掉小命。

包扎停当，静雯的珠泪滚滚而下，突然捧住三丰的颧颊，假上自己的脸蛋，凄然地抵唤：“三丰哥！愿上苍保佑你醒来、康复、平安。”

小秋净了手，将盆巾端走，在房门口扭头柔声道：“小姐，请早早歇息吧，这儿有小婢照应，四天三夜你衣不解带寸步不离，铁打的人也吃不消，何况你曾经受过玄阴赤阳掌袭击过哪！小婢想，葛公子是个义薄云天的英雄好汉，上苍会庇佑他的。”

静雯惨然摇头，道：“小秋，你自己早些安顿吧，我今夜仍得守住他。”

小秋长叹一声，出房而去。不久，她重新转回，同来的是红绡电剑。

床上的三丰已盖上了棉被，只有头部露在被外。

“孩子，他怎样了？”红绡电剑直趋榻前焦急地问。

姑娘只感到悲从中来，突然扑在乃母怀中饮泣，断断续续地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他的呼吸似乎更……更弱了，毫无醒来的迹象，而……而且，身上比……比昨天更……更冷了。”

红绡电剑拍拍爱女的背肩，叹口气道：“孩子，定下心，他的伤委实太沉重，失血太多，肋背一箭深抵内腑。如在常人，即使不中箭也早已无救，他能拖至现在，不会有碍的。”

她放开爱女，取过纱灯检验三丰的眼睛、呼吸、脉搏，入回纱灯，脸上泛起焦虑的神色，不住沉吟。

静雯心中发冷，室中温暖如春，但她颤抖得极为显目，提心吊胆地问：“娘，怎样了？”

“很难说。”红绡电剑神情肃穆地答。

“有……有救么？”姑娘问，几乎语不成声。

“目下言之过早，但……”

“但……但什么？”

“他失血太多，伤口幸未恶化，元气大伤，只怕他无法醒来。可惜无法派人到嵩山讨两颗八宝紫金夺命丹来应急，而且远水救不了近火。”

姑娘伏几饮泣，颤声道：“娘，如果他死了，女儿也不想活了。”

红绡电剑将她挽入怀中，痛苦地道：“孩子，千万不可有这种傻念头。娘知道你痛苦，他出生入死多次救了你的命，人非草木，我不怪你，但你必须坚强地活下去。广信葛家已经全部遭劫，报仇无人，你怎能放弃他救命的宏恩？为他报仇雪恨的重责已落在你的双肩，孩子，你必须坚强的活下去，为他尽一番心力，慰死者于九泉。”

红绡电剑的口气，分明已经绝望，姑娘忍不住痛哭失声，爬伏在三丰身上尖叫道：“三丰哥，是我害死你的，如果没有我拖累你，你怎会……天哪！”

红绡电剑也珠泪滚滚，颤声道：“孩子，要哭就大哭一场吧，这几天你太苦了。”她在妆台旁坐下，无意识地抚弄着三丰的绝尘慧剑和百宝囊，一面向小秋道：“小秋，可以将参汤喂给他了。”

“小婢即去取来。”小秋答，转身出房而去。

接着，另一劲装女骑士匆匆入房，行礼禀道：“禀夫人，九江来的八乘追骑，已越镇而过。奔向兴国州。”

红绡电剑点点头，又问：“店主云开先是否有异动？”

“没有。已监视店中各处，严防有人飞骑传信。”

“好，今晚辛苦些，如果有人偷出镇集，不能生擒可于以格

杀。”

“是，小婢立即转告逸虹二哥，要他小心留意。”

“告诉流光一声，要他下半夜小心后院的桃林。”女骑士应诺一声，行礼告退出房而去。逸红、流光，是两位男骑士的名字。

片刻，女骑士又来了，禀道：“皇甫前辈前来问候主母，并询问葛公子的消息。”

红绡电剑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请转告他老人家，谢谢他老人家的关心。葛公子至今不见有任何动静，迄未苏醒，吉凶难料，但我们将尽心治理。今晚他老人家预定落脚何处？”

“就在村后土地庙凄身，说要监视夜间出村的人。”

“好，叫逸虹将上好的酒菜替他老人家送去。”

“是，小婢理会得。”

女骑士走了，红绡电剑无意中解开了春虹的百宝囊的皮扣带，囊盖弹起，里面的防水油绸内一团糟，未加摺叠扎锁。显然，百宝囊从鬼谷坪夜斗迄今，半未整理过，依然保持着使用后的模样。

她信手抽紧锁口带，接着心中一动，再次拉开，伸手在内逐层察看里面的杂物。

第一层，是一大堆女人的首饰，她柳眉一皱，有点不悦。

静雯不知何时已站在她身旁，道：“那是夺自色魔恶贼的，还有几瓶药曾经救了我们好几次哩，丢掉了可惜，他用来找盘缠，娘，别怪他，一个江湖流浪者不偷不抢不乞，是无法活下去的。”

红绡电剑笑了，道：“也算是不义之财哪，丫头。”

她续向第二层掏，掏出三个小玉瓶，清香扑鼻，令人神智

一清。

“噢！好药。”她喝采，拈起一个玉瓶便待打开。

姑娘一把夺过，急急地道：“使不得，这一瓶是荡魄香，未抹上避香散之前，千万不可打开闻嗅。”

“见鬼！荡魄香怎会如许清雅高洁？”

“不！那是青城丹士老神仙赠的两颗金丹的奇香，是用纸包着的。”

四天三夜以来，静雯心悬三丰的安危，衣不解带寸步不离，白天赶路也和三丰同车，晚间忙得不可开交，心力交疲，与乃母清谈的机会并不多，只将她和三丰的交往说出，在各地冒险闯生死关头的事也仅说了些大概，对鬼谷坪夜斗的事，她只说了青城丹士赠丹示意三丰杀恶煞灭口，一句话带过，并未说出丹名。

红绡电剑一怔，伸手再摸，果然摸出一个纸包，打开一看，狂喜地叫：“丫头，你说这是青城丹士老神仙所赠的金丹？”

姑娘不知其故，茫然地答：“是的，老神仙说，要用龙骨汤煎服，日后大有好处，小伤无妨。”

红绡电剑拧了她的粉颊一把，喜极大叫：“丫头，你为何不早说？”

姑娘仍是迷糊，道：“小伤可治，难道重伤……”

“你真笨，丫头。这是青城丹士的九转金丹，是玄门羽士的修真至宝，用来治伤，可令伤者起死回生。用来帮助行功炼气，将可大成。只要肯下苦功，不消十天半月，便可打通生死玄关。丫头，用龙骨汤煎服，是治伤的最等而下之的用法，未免大材小用，暴殄天物。去，取锦盒中的白獭膏来，不仅还你一个活生生的三丰哥，而且保证他身上的创疤在短期内消失，更用一

颖来强迫人练功，他的七成无量神罡绝学定能练至化境……”

姑娘还未将话听完，小鹿似的蹿走了，差点儿将端着参汤入房的小秋撞翻。

小秋往门框上一贴，参汤居然没打翻，惊惶地叫：“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啦？”

姑娘早已不见了，房中的红绡电却笑道：“别理她，这疯丫头。参汤正好派用场，进来啦！”

白獭膏，是治外伤的奇药，可以令创口愈合的创疤消失，但并无太大的用场。据说，是用白獭髓、玉粉、虎珀屑等物所炼制而成。

汤药灌下三丰的咽喉，母女俩在房中静心等待，约半炷香左右，床上的三丰有了动静。首先，他的呼吸深长，稍待，手脚在被底轻微抽动。

红绡电剑开始把脉、验眼、试气，然后吁出一口长气，拍拍紧张等待的姑娘肩膀，道：“谢谢天！青城丹士老神仙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“娘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丫头，放心啦！他不久便会醒来，我在这儿不便，你和小秋在这儿照顾他，有必要可叫小秋来找我，你白吃了三天苦头，早该将金丹说出来的。”

姑娘送乃母出房，奔回床旁，突然跪倒在灯下，闭上星眸合掌喃喃祝祷，大串泪珠滚下腮旁。

三丰的体温逐渐上升，已不是像要冷却的尸体了，呼吸也逐渐平静，头部奇迹地开始有转动之象了。

姑娘紧倚在床畔，忍不住低声叫：“三丰哥，大哥，醒醒，醒醒。”

他的眼睛徐徐张开了，似乎不习惯明亮的灯光，眼帘眨动了几次，他终于醒来了。

姑娘反而有点竭力，双手一松，叫道：“谢谢天！他……他醒过来了。”

声落，她突然跌伏在三丰的身上，心力交疲，她负载不了突然光临的喜悦，激动后的身心，立被极端的疲劳所击倒，昏厥了。

小秋惊叫一声，赶忙将人抱起，手足无措。

门外，红绡电剑平静的声音从门缝中透入：“不必救醒她，让她安睡。”

房中有两张木榻，小秋抱着人向对面的木榻举步。刚转过身躯，身后传来了三丰疲惫虚弱的声音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小秋闻声转身，她看到三丰正茫然地向灯光眨眼，一双手撑动着，似要撑起身躯。她急叫：“葛公子，不可移动。”

他停止撑动，吃力地转头，用目光搜寻小秋。他感到眼前朦胧，眼球发涩，有一些幻影在眼前晃动，有一些依稀的往事在脑海中幻出，耳中也听到愈来愈清晰的人声。

他猛地抬头，颈上传来尚堪忍受的痛楚和酸软，在意识中他在猛然抬头，其实抬得很慢。下意识地移动手脚，可以移动，但相当沉重，而且有麻木感。

眼前视线渐清，幻影在旋动，昏眩，昏眩！

瞳孔逐渐收缩复原，脑中的往事也逐渐清晰。

“我在哪里？”他向自己发问。声音大了些。

“按住他！”门外红绡电剑低喝。

小秋赶忙将姑娘放在另一张床上，将三丰的胸口轻轻地按住，低唤道：“葛公子 安静地睡，安……静……”

他听清了人声，清醒了，大叫道：“小妹，你可无恙？小……妹！你在哪儿？”

门外，红绡电剑低声道：“好一个义薄云天的好孩子，世间这种人已如凤毛麟角不可多见了。但愿丫头有福，唉！但愿那个什么白如霜不在世间。”

三丰还未完全清醒，捉住了小秋的按在他脸上的手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低声道：“小妹，我们都没死？哦！灯光是真实的，你也是真实的。我怎么？手脚移动极为艰难，可能我要残废了。”

他将小秋看成静雯，到底眼前仍然不够清晰。小秋被他抓住了纤手，不由红云上颊，她想将手抽回，却又心中不忍，正在为难，对面床中的静雯已挺身坐起，用虚弱的声音道：“娘，我好疲倦啊！”

红绡电剑将她拉下床来，大声道：“丫头，你的三丰哥在叫你呢。”

这句话比仙丹还灵光，一蹦而起，推开小秋，抢过三丰的手，大叫道：“大哥，我在这儿。”

三丰完全清醒过来了，仔细向她打量，憔悴的脸上出现了笑容，喃喃地道：“小妹，你的脸色很苍白，你可无恙？”

姑娘喜极而泣，捧着他的脸感情地轻唤：“大哥，我很好。谢谢上苍，你完全清醒了。”

“我清醒了？”

“是的，你已昏迷了四天三夜。”

“四天三夜？目下我们身在何处？屠龙客老狗呢？”

“目下我们在兴国州的云陂集，正向武昌府……”

“噢！为何到武昌？我们不是在贵溪？”

“大哥，我们已离开贵溪了。你受伤昏倒，幸而我母亲及时

赶来，狂儒老前辈也赶到，救了你我脱险。只因为你昏迷不醒，所以要带你返回桐柏山家中调治……”

三丰挣扎坐起，一面道：“原来伯母救了我，我该向伯母致谢……”

红影入目，他被姑娘按住，无法起身。眼前，出现了他并不陌生的人影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他吃惊地叫。

红绡电剑灿然微笑，指了指小秋，道：“葛公子，你大概对小秋不陌生哩！”

三丰狠狠地眨动眼帘，不错，并不是眼花，惊讶地问：“原来是……是……”

“叫我伯母，不嫌我高攀么？”红绡电剑含笑抢着接口。

风雪交加，天寒地冻，集云老店的内院上房中却温暖如春，三丰躺在床上，红绡电剑母女在床畔的木椅上娓娓长谈，细说经过。

已经三更了，三更正是更梆声隐隐传来。

“伯母，金甲神怎样了？”

红绡电剑无限感慨地道：“除了说出要毁灭上清宫之外，不言其他，这种人对白莲教迷毒已深，对死毫无所惧，只好杀了他算了。想不到九幽天魔果然可怕，所为出人意表，这次如果不是暗中有人传讯消息，江湖豪杰死伤之惨，恐怕今后百年中难以恢复元气。”

“是怎么回事？”三丰惊问。

“李文宗要在初一那天，在各地大举锄除异己，事先早已布置停当，而消息竟能瞒得无比秘密，我们却一无所知，直至上月廿九，我夜入龙虎山之后，七煞剑客古叔叔与八卫护送黑虎